

青春岁月

连里的新“猪倌”

□许双福 文/图

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整个国家的经济匮乏，部队也不例外，除了粮食够吃以外，没有什么副食、肉之类的食品，只是在春节能有那么几天，平时连肉星儿都难见到。

为了改善生活，每个连队都自给自足，养鸡、羊、猪，还有自己的菜地。后勤有炊事班及种菜班，一般情况下，没有谁愿意干养鸡、放羊、喂猪的工作，以当时人们的观念，当了三年兵，退伍回去，乡亲们一问在部队干什么的？结果是养鸡、放羊、喂猪的，没面子了。每年到老兵退伍时，选拔新的猪倌就成了问题，猪倌的任务很是繁琐，又要养鸡还要喂猪，每个班每天抽出一人放羊，下午羊放回来进圈，猪倌要清点羊的只数，晚上这些羊就归猪倌管理，明天新的放羊人来了，猪倌又要将羊清点后，交给新人赶走去放。天天如此，所以，没人愿意接替这份工作。

1981年初，老猪倌已退伍走了，新的猪倌没有确定下来，只能由炊事班临时派人管理。其实，连首长完全可以直接命令谁来担任这份工作，但在连长看来，强制性让人心不甘情不愿，不会出效益，只有愿意干才能将这项工作干好。连点名时，连长



又一次做动员，动员结束，全连鸦雀无声，连长期待的眼神看着大家，就在这时，来自于湖北省荆门的1981年新兵杨宏喊道：“报告，我来干。”连长问他：“你能干好吗？”他回答：“请大家放心，我在家时跟着父母干过这些，有一定的经验。”

就这样，杨宏成为了我们连的新猪倌。每天他从炊事班挑着煮好的猪食去喂猪，清理猪圈，这些完成了又去鸡窝忙碌。他对他的“兵”们关爱有余。老母猪怀孕了，快临产时，他就搬到猪

圈边的房子，把老母猪的窝移到自己的房子里，当老母猪生了小猪，他就跟自己孩子一样照顾这些小家伙，直到它们满月了，才将窝移到猪圈里。为了给他的“兵”改善“居住”环境，他跑到三公里以外的营部用架子车拉水泥，将猪舍的地面铺成了水泥地。经他的悉心饲养，真是槽头兴旺，猪欢鸡鸣。看着他每天忙碌的身影，战友们闲暇时便去帮他干些什么。

春节来临，连里开始杀猪、宰鸡，此时也是连里最热闹的时刻，大家七手八脚地杀上两头猪，真有东北人过年的感觉。后来知道，杨宏就因喂猪，超期服役了两年，当了五年的猪倌，荣立三等功一次，本来连里还想留他，但规定不允许，只能不舍地让他离队。

时间一长，我们在叫他名字时，不再直呼其名，总是叫他：杨猪倌，他乐呵呵地应答。
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，如今，我们这些当年的小伙子们，已是两鬓斑白之人。在战友们聚会，或在战友群里，我们仍然称杨宏：杨猪倌，他还是乐呵呵地应答，用他的话讲，这个称呼顺耳，充满亲切感，只有曾经的战友才知道我这个“曾用名”。



“歌王”老袁

□黄平安 文/图

在我们当地的各种视频媒体上，经常可见这样一个画面：一个中年汉子一边撑着竹筏悠然地穿行在燕栖湖上，一边用他那雄浑大气、嘹亮悠长的歌喉放声高唱着。当他那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歌声一响起来，连那起伏的群山、连绵的森林、秀美的河水都仿佛在跟他应和。他，就是我的同事，曾获得过当地原生态民歌大赛奖、被人们称为老袁的“民歌王”袁开银。

袁开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过去交通不便，偏僻闭塞，山民们祖祖辈辈苦度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，于是，唱山歌便成了山里人的一种无奈的爱好的山歌。这里的山民干活时唱，休息时唱，遇喜事唱，逢悲事也唱……是山歌伴着他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。就在这样的环

工友情怀

境里，袁开银从小爱上了唱山歌。说来也怪，在学校读书时，那些看似简单的生字和课文，他学起来好像老虎吃天一样困难，而听别人唱山歌，听上几遍就会唱了，而且记得十分牢固。当时因为家里贫困，上学路途又远，因此，他只读过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。从此，在那偏僻的乡村，唱山歌成了他唯一的爱好。他有音乐天赋，学起来又十分用功，十几岁的时候，他已成为这一带有名的歌手。后来，他还学会了吹唢呐。

袁开银唱山歌，不拘古法，常唱常新，随机应变，自由发挥，而且恰到好处，天生一副金嗓子。撑一只载八人的竹筏，唱着那雄浑豪迈的山歌，仍然气定神闲，张弛有度，潇洒自如。在景区，袁开银不仅是名人，还是一个大忙人，那么多竹筏，可游客总喜欢坐他的，说到底是想听他的山歌。这么优美的山歌免费听，谁不乐意呀。也许有人会说，那么多船工，那么多游人，谁都可以唱啊，但也许是曲高和寡吧，能与之对唱应和者却寥寥无几。

有时遇到身体不适或是嗓子有问题，他不想唱了，可竹筏上的游人不答应，热情地邀请，拼命地鼓掌，岸上的游人也跟着一个劲地高声鼓励。他架不住游人的那份热情，又唱了起来。于是青山绿水间又响起了他那动人心魄的天籁之音。一时间，山鸣谷应，鸟唱人和，热烈的掌声也在青山碧水间久久回响。

图片故事

儿子暑假捡废品

□佟才录 文/图



放暑假前夕，儿子的学校组织学生“向贫困山区失学儿童捐款献爱心”活动，儿子捐了100元钱，是他们学校里捐款最多的学生，连校长都表扬了儿子的爱心可嘉。

可是，儿子回家后一点也不高兴，儿子对我说：“爸爸，有什么可高兴的呀？我捐的钱都是你给的，又不是我自己挣的。我一定要创建一个自己的‘爱心基金’账户，以后学校再有捐款活动时，我就动用我自己的‘爱心基金’……”儿子把“自己”两个字咬得特别重。

可“爱心基金”从哪里来呢？儿子苦思冥想，终于想到了在暑假捡废品卖钱来创建自己的“爱心基金”。暑假一开始，儿子每天做完当天的暑假作业，就拎着一个袋子出去了。两三个小时后，儿子便满载而归，一进门就直奔阳台，把袋子里的东西一一往外掏，有矿泉水瓶、废纸片、破纸箱等。儿子说，这个想法源自春节后家里的一次卖废品经历。春节过后，家中的阳台里堆积了春节期间喝空的饮料瓶、牛奶纸箱等大量的废品。一天楼下小区院子里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，我便和儿子一起把堆积在阳台上的废品统统拿下楼去卖，还真别小瞧这些废品，卖了近50块钱呢。

我把儿子的暑假计划和妻子一说，一向有洁癖的妻子竟破天荒地答应把阳台空出来，作为儿子的废品仓库。有了我们的理解和支持，儿子捡废品挣基金的劲头更大了，每天出去捡废品乐此不疲，连他的同学叫他去玩魔兽游戏或滑轮椅，儿子也不为所动，每天坚持着在上、下午各出去捡一趟废品。由于长时间在外面捡废品，儿子的小脸被晒黑了，手指也变粗糙了，胳膊和肩头还被毒日头晒暴了皮，可儿子从不叫一声苦，更没有因此放弃。

如今，儿子捡废品已经卖得现金300余元，他让我去银行给他新开了一个单独的账户，美其名曰：爱心基金。说要专款专用，决不挪用，并要我和他妈妈来监督他。虽然这个暑假，儿子没玩过一次电脑游戏，没和同学出去滑过一次轮椅，没一天腻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。但儿子说，这个暑假他过得很充实、很快乐。因为他正在做着一件极其美好、极其有意义的事情。我想，儿子暑假捡废品挣“爱心基金”的这段独特的人生感受和经历，将是儿子今后人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家庭相册



一生一次的缘分

□许会敏 文/图

父母以外，他是这个世界与我最亲的人。无论就血缘来说，还是就感情来讲，我与他的亲密程度都无人能及。因为他是我的弟弟，我们都曾在母亲温暖的身体里孕育、生长，并先后来到这个世界上。

据母亲说，小我三岁的他，从一出生就吸引了我全部的目光。那会的我宁肯不吃饭、不睡觉，也要守在他的襁褓边满眼温柔地看着他，哪怕他终日酣睡、瞄都不瞄我一眼，我依然乐此不疲地充当着大姐的角色。最盼着的就像妈妈那样把他抱在怀里，哪怕只是一小会儿，也会让我兴奋快乐好半天。

一年后，他成了我身后的一条小尾巴，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。由于父母总是去忙地里的农

活，就把我们也带到地边去。由此，照顾他的任务便顺理成章地落在了我的头上。那时的我就像个小母亲一样，喂他吃饭、喝水，帮他洗脸、洗脚，自然也给他接尿、擦屁股。虽然这些事儿如今的我们都已记不得了，但每每听家里的大人提起，心里还是格外温暖和甜蜜。

1978年，父母作为返城知青落实政策被安排了工作。我和他，也就不得不被分别送去姥姥家和姑奶家寄养，那一年我六岁、他三岁。小小的我们尚不知分别为何物，只知道要去的地方有钟爱的零食和极为宠溺我们的亲人，于是，我和他就有了人生唯一一次欢欢喜喜的离别。

他因为进了城的缘故，很快喜欢上了吃面包、喝奶粉，本就

白净的皮肤越发如丝绸般柔软细滑，显得更加可爱。偶尔父母休息，会把我们一起去接回家，那会的他已与我们都有些生分了，一回来就吵着要回去。但我还是很喜欢他，也很想他，见不到他的时候，就拿着他那张穿着小燕子图案上衣的照片左看右看。一直到他上小学，我们才重又在家里相聚。

与成绩很好的我不同，他仿佛生来就与书本无缘。即便做老师的妈妈在他身上花费了数倍于我的时间和精力，他的成绩依然糟糕得一塌糊涂。倒是上树掏鸟、下河逮鱼这一类闲事，被他干得很是风生水起，为此，他可真是没少挨爸爸的巴掌。

十七岁，我独自背着行囊出门读书，心中已开始弥漫起浓浓的离愁别绪。而他总是乐呵呵地问：“姐，哪天回来？我好去接你。”并且准时在每个月的周末下午，骑着爸爸破旧的自行车出现在火车站的出站口。然后，载着我风一样地骑回家。靠着他的日渐强壮、宽厚的背，我不禁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，他真的还是那个即便我分一大半苹果给他，他也还惦记我这一小半的顽皮小男生吗？

如今的我们都已人到中年，依然住的很近，并且时常相互帮衬。我知道能够成为亲人，是我们一生一次的缘分，所以尤为珍惜。